最情时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新晃县中寨小学 杨世万

故乡除了山还是山，可我对它一往情深。一条小溪,一方竹林,一片菜畦,几座山岭,几栋黑咕隆咚的屋舍让我的回味变得醇厚甘甜,因为它浸染了我童年时代太多的记忆。我携着一份美丽的心情,挎着相机,骑上摩托投入故乡的怀抱。一路上,尽量放慢车速,沐着各种鸟鸣声,穿山越岭,林间的树叶似翩飞的彩蝶不时飘落我的肩头,显得格外的亲昵,贴近我的耳际,我仿佛听到了落叶离开枝头的叹息和对无情朔风的责备。

走完盘山公路,车沿溪涧而行,哗啦啦的流水在奏响一首欢迎曲，沟谷更显幽静,溪水边的“水黄花”恣意开放,花虽然小,挤挨在一起,便成了一簇簇,一片片,迸射出一种傲寒欺霜的力量,在凋敝的季节里分外惹眼。此时,我仿佛行走在岁月的河边,思绪不禁沿着记忆之河溯流而上:一口口清澈见底的水潭,水塘边光滑的青石板,石板上的“马蹄印”,童年伙伴赤溜溜的身影在眼前浮现;狗刨,蛙蹬,仰漂……各种滑稽的游泳姿势历历在目;小伙伴嬉戏时洒下银铃般的笑声还萦绕耳际。小河淌满童趣,记录着无邪孩提时的斑驳往事。

晚上,围着火铺,撇下课堂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”的神采飞扬,和双亲聊聊家常,过一种心灵幸福的生活。父亲谆谆教诲我,要做山间的百合,展开是一朵花。凝聚是一枚果,做学生心空的星辰,远看是一盏灯,近看是一团火,照亮孩子前进的方向。父亲的话简单而赋予深意,动我心魄,启迪我要坚持美好,心向前方。当下,有人认为幸福就是有车、有房、有存款,其实幸福就是善待自己,善待家人,善待同事,善待学生,用最美好的心情去工作生活，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,用心播种阳光和自信,收获温暖和乐观。

回到故乡,我呼吸着干净的空气,看着熟稔的一切,放牧自己心灵的骏马,滋生一种放浪形骸,江湖辽远的潇洒。山间雾岚妩媚着青山,青山绿水又装饰我的梦,给我无尽的遐想。家乡总是以各种方式满足于我,给了我无尽的清欢。走进故乡,我就走进了平淡、平静、平和,一种幸福在心间荡漾,让我时时闻到岁月的芬芳。

名人堂

湘江的波光

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姚茂椿

在湘江西岸一所学校学习两月,我得以数次早出晚归,从湘江的桥上来回。

这天阳光灿烂,车过湘江时,一片金色缓缓驶入视线。汽车慢慢移动,车头车窗被涂上了一团团的浅红。川流不息的车辆,白色、灰色、蓝色还是红色,全都沐浴在清新的朝霞里。桥那头的路人,从一个个黑点慢慢清晰，也慢慢地红润变亮起来。

我注目北去的湘江，看一湾比平时亮堂许多的江水，从城市的楼群中款款而来,像一位许久不见的美丽少女,流连在花枝摇动的岸边，又慢慢地模糊在远方。

前段的课堂上，一位教授给我们讲授湖湘文化。此后,我们又去湘江下游考察靖港古镇。面对湘江,心有所思,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便在这天的江面悄无声息走到面前。150多年前靖港的江面上,战火硝烟没有褪去,血色腥臭的江水,淹没着一条想要自尽的生命。所幸他被部属救起，他从湘江上站立了起来,“屡败屡战”,不屈不饶,终于成就了千古功名。这是湖湘人曾国藩。他想终结生命的湘江,或许是他再生的地方。

湘江，一直是最具魅力地流过岳麓山下。岳麓书院的千年书香,演绎着“大江东去,无非湘水余波”的传奇,浸染了如今几所高校的追求和辉煌。从第一师范到橘子洲头,青年毛泽东横渡湘江,搏击风浪。他在江中锻炼体魄,启航理想,从这里一步步走向长江、大海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在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取得辉煌的事业成就后,再次回来畅游湘江。湘江变了,他也变了。他渐渐苍老的身躯,一定希望在这里青春焕发。

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。”湘江流走了无数的时光，也见证了无数的事业和人生的辉煌。

傍晚车过湘江，我又看到了一幅美好的景象。它正在改变我多年的印象,将我心中的忧虑一点点赶走。当年,无数烧煤的工厂冒烟的汽车，把一团团黑烟黄尘融入江水。那时的湘江,就像一张阴雨弥漫的狂草,脏,臭,浮沉着潦潦草草的画面。眼下不断变清的江水,倒映着蓝天白云,也倒映着游人的笑脸。有人说,没有雾霾的天空，真美呵。我低下仰着的头,看湘江轻轻地挥笔,一横一竖,一撇一捺,流淌着山清水秀、霞光起伏的“满江红”,美丽地走向远方。

希望我带的星星足够装饰你的夜晚

卤猫/绘

写诗吧

开在心间的雨花

常德市汉寿县太子庙中学 唐辉

下雨了，
雨珠子连成线，
稀里哗啦地往下落，
屋外成了滂沱一片。
迷迷蒙蒙，
树影模糊了，
天也模糊了，
模糊到只剩下雨不停歇地下，
雨点,雨花,连成一条河，
匆忙而又混浊地往低处跑……

跑,人也在跑，
从雨里匆匆往屋里跑，
打湿了的衣服，
滴水的雨伞，
猛然抬头，
只见比雨花更美的脸，
妻子的脸，
孩子的脸，
朵朵雨花开在屋里，
也开在心间。

浮生纪

人生三境界

□池莉

人生有三重境界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，这段语言便是: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看山还是山,看水还是水。

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,初识世界,一切都是新鲜的,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,人家告诉他这是山,他就认识了山,告诉他这是水,他就认识了水。

随着年龄渐长,经历的世事渐多,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。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,越来越复杂,经常是黑白颠倒,是非混淆,无理走遍天下,有理寸步难行,好人无好报,恶人活千年。进入这个阶段,人是激愤的,不平的,忧虑的,疑问的,警惕的,复杂的。人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什么。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，看水也叹息，借古讽今,指桑骂槐。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,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,所谓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

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个阶段,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。人就会这山望了那山高,不停地攀登,争强好胜,与人比较,怎么做人,如何处世,绞尽脑汁,机关算尽,永无满足的一天。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,人外还有人,天外还有天,循环往复,绿水长流。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,哪里能够去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?

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。追求一生,劳碌一生,心高气傲一生，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,于是抱恨终生。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，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。芬塞顿开,回归自然。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。任你红尘滚滚,我自清风朗月。面对芜杂世俗之事,一笑了之,了了有何不了。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,看水又是水了。

正是:人本是人,不必刻意去做人;世本是世,无须精心去处世;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世了。

静夜思

当时只道是寻常

□曹康

乔治·居维叶是法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。

一天晚上,他实验室的门突然被撞开了,一只长着两个大犄角的青面獠牙的毛茸茸的“怪兽”冲了进来,看上去十分恐怖。“怪兽”进来后，用非常骇人的声音喊道:“我要吃了你！”

正在埋头工作的居维叶闻声抬起头来,看了一眼这不速之客。当他看到“怪兽”的四只蹄子时，忍不住笑出了泪花:“什么怪兽！你是吃不掉我的——自然法则告诉我，一切长蹄子的动物都是吃草的。”

装扮成怪兽的学生见恶作剧被拆穿，只得解开兽皮，摘下面具。望着自己的“蹄子”,他这才想起老师平时教过的生物学常识。

人们的许多失败，其实都不是发生在未知的世界里，而是跌倒在常识里。因为越是浅显的道理,往往越容易被忽视和遗忘。

百鸟林

江口酒文化

邵阳市洞口县城关中学 肖彬

江口镇坐落在湖南省洞口县西端,东接洞口县月溪乡，西邻洞口县罗溪瑶族乡,南与绥宁县金屋塘镇交界,北与洪江市塘湾镇毗邻,素有“一脚跨三县”之称。这里各种文化融合,呈现出多元化态势,其中的酒文化更是令人陶醉。

有朋自远方来,不喝不快!还只上了两道凉菜,男主人就热情地招呼大家落座。开场三杯酒,那是不要劝的。三杯酒下肚,各找饮酒对象。有陌生的或者是贵客在场,那他就是酒桌上的主角，是大家重点进攻的对象。第一杯,喝个“认识酒”;第二杯,喝个“来往酒”;第三杯,喝个“加深感情酒”。喝了三杯,那就得喝第四杯,后面每喝一杯,敬酒者都会说一句让你不得不喝的“好话”,第四杯是四季发财、第六杯是六六大顺、第八杯是八面威风、第十杯是十全十美、第十二杯就是月月红了。几圈下来,刚才还问“贵姓”的陌生人一下子喝成了推心置腹的知己,席前还正襟危坐的大官也喝成了掏心掏肺的哥们。

最讲究的，要数喝寿酒了。江口人孝亲敬老,从六十岁才开始做大寿,直至七十、八十、九十、百岁寿诞,年纪越大,寿宴规格越高、规模越大。多数寿宴就在自家开“流水席”,一次开几桌十几桌,分批开餐,吃了一桌撤一桌,撤了一桌再摆一桌,从早开到晚。但堂屋神龛下面的那桌,即使后面等着喝酒的客人再多再急也是不能撤的,得由着他们一天喝到晚,桌上的哪盘菜吃光了,跑堂的立马到厨房添菜,因为这一桌喝的是“加寿酒”,这桌酒客喝的时间越长,寿星寿命就越高。

喝得最野的,当属“灌新郎”了。婚庆酒基本上在家里办,因为要吃三天,第一天是招待男女方正亲代表,第二天正式开席,宴请男女双方亲朋好友及客人,第三天还要“吃落成”,男女双方的正亲接着庆祝。第三天“吃落成”,大部分客人散了，事情也办得七七八八了,正亲们就个个拉开架势“灌新郎”了,轮番进劝,直到把新郎灌趴下才尽兴。某家男人喝酒不行,女人就顶上去,你可千万莫小看江口女将,要么不喝,一旦喝开了,那架势丝毫不逊男人!所以到江口喝酒,特别要提防“四子”——红脖子,喝酒脸红脖子粗的人;大胡子,满脸络腮胡的人;汗珠子,喝酒滚汗的人;花唇子,指女人。